

伦敦购得“熊二”归 ◆ 张明华

出席伦敦的一个学术会议，朋友说，星期天带我们去领略一下英国的跳蚤市场。

那是一个离市中心很远的郊外，空旷无垠，周围几乎看不到一间房舍。在一片略显平整的一二百米见方的泥地上，被早已到来的摊位自然分隔成了密密匝匝、纵横交错的“商业街”，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边上还有一座临时的儿童游乐场，背景音乐十分欢快。

初来乍到，很稀奇。为了掌控时间，做到既了解全面，又能有选择、有重点地深入，果断采用了“地毯式轰炸”的方式，往返穿梭般地扫描了一遍。反正五金、乐器、家装、古董、书画、陶瓷、灶具、服装、玩具应有尽有。许多创意怪诞的艺术品是用破冰箱、摩托车等的废铜烂铁、排水管等焊接黏合起来的。有会动的像外星人，有没头没脑的不知是什么玩意，但总觉得个个都有生命存在，有双无形的眼睛期待着你。

我喜欢瓷器、车料和西洋画，专门到几个摊位上细细品味，寻觅自己值得下手的目标。有件瓶挺精致的，篆刻的纹饰疏密有度，细高的造型也十分轻盈漂亮。一问价钱上百英镑，是车料大师的作品，只能罢手。另一个摊位上，我发现了一件小巧的精陶牛奶杯。宽流、阔把，器身流线型，尤其惹人心动的是器表施粉绿色窑变釉，柄背及杯底为褐色亚光树皮皱，口沿一圈金边。一问三四英镑，价也不还，捧了就走。之后，很长时间毫无斩获。彷徨之下，我在一对夫妻的摊位上发现了两只特别生动的瓷质小熊。乌黑油亮，腹背满饰的花叶蝴蝶，更是用天然矿物颜料勾勒晕染，显得尤其鲜艳。绿豆一样的小圆眼上两道细眉，一副可爱天真相。我国文物历来有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的口彩吉祥文化。如孩童头上有一只蝙蝠的图纹意为“福从天降”，鹰与熊在一起的图案意为“英雄”……这只满饰蝴蝶（无敌）、樱(英)花的小熊岂不是“无敌英雄”的好口彩？这两只小熊虽然谈不上古董，却是英国相当有名的国家艺术家公司的产品。我正准备摸钱，一旁窜出一人：“也给我一个。”居然是和我一起开会的张馆长。一人一只，

皆大欢喜。我还专门请这对夫妻将它们捧在手上，拍下了他们与小熊告别的纪念照。不过，拿回家让小外孙看到了，居然遭到了严肃的质询：“熊大呢？”噢，原来他把我手上的小熊当成了热播动画片《熊出没》中的主角。想想倒也是，张馆长的那只熊正襟危坐，双目正视，确实像比较稳重的熊大。我的这只则侧首聆听，东张西望，显得十分顽皮，更像熊二。熊，是猛兽，但它在世界各地讨人喜欢。北方地区的熊有冬眠的习性，给先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受崇拜的神秘和神圣的图腾；古希腊女祭司会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有熊祭祀仪式，韩国和我国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都有熊祖先神话。我国的龙，起源于各地受人尊崇、敬畏的动物或英雄人物，而辽西地区即以当地的棕熊为祖形的（红山文化的熊首玦形玉龙）。《周礼·夏官·方相氏》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雺，以



索室驱疫。”的记载，反映了熊的特殊魔力。而泰迪熊更成为了当今世界性的神话，人们为它成立了无数的泰迪熊博物馆，韩国济州泰迪熊博物馆甚至用大量的陶塑铠甲泰迪熊演示了中国兵马俑的威武战阵……据说泰迪熊最先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打猎时，慈悲救下一只小熊的故事被画成漫画，掀起了一波爱熊狂热，人们就此用罗斯福的小名Teddy 作为小熊昵称。不过，也有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小名亦为 teddy 而得名一说。看来，我家的“熊二”是只漂亮的、出生名门的伦敦“teddy”。

掐丝珐琅景泰蓝香炉 ◆ 王征寒

身上部有一圈回纹，两侧各有一只兽耳，衔环。炉身中部的掐丝珐琅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一圈瓷白的五瓣花朵前后相连，中间夹杂枝叶；下部在黑色的底色上点缀出缠连蔓延的蓝色枝叶，中间有六朵不同颜色的六瓣花朵连缀成一圈。炉身底部有“大明景泰年制”的铭文。

综观此炉，工艺精美，造型端庄，实是不可多得精品。炉身的图案颜色亮丽，百年如新，显然是用天然的矿物料着色而成。黑色的衬底打上灯光，会泛出点绿光，那是磨碎的绿松石粉料形成的效果。炉身明显被镀过金，隐隐泛红，这正是其历经年岁的见证之一，因为过去用的是矿金，而现在用的是砂金，呈色显黄。所有的图案纹饰皆是用铜丝在铜胎上掐出形状，然后再填入颜色，再烘烤、打磨、鎏金而成，全套工艺非常复杂，今日已罕有人知。将此炉拿在手中，手感非常踏实厚重，虽然分量不轻，却全然不似握着一块铁块般凝滞呆板，这是一件诸处得宜且为岁月所浸润的珍品才能拥有的历史感，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只有长久浸淫于古玩收藏的方家才能体会的共鸣。

炉身两侧的兽耳及炉身下部的兽足，其纹饰雕刻得皆十分精致、规范，无论是毛须、五官，还是眼神，皆灵活生动、栩栩如生。呈现典型的明代宫廷造办处造物的特点。那么，再结合炉底的铭文，是否就可以将此炉的时间确定为明永泰年间呢？

景泰蓝工艺原是由波斯传入中原，明朝时，景泰蓝工艺为宫廷独享，清廷入宫后，发现了许多明朝留下的好东西，他们对一种多用宝石蓝、孔雀蓝色釉作底衬色的工艺品十分喜爱，便开始着力搜寻、研究。这些物品大多数都没有款识，只有少数有“景泰年制”的铭文（也有几件有“万历”的铭文），于是清人便以为此种工艺源于景泰年间，并将其称为“景泰蓝”。此后，清廷也开始大量制作景泰蓝工艺品，及至乾隆中期时，甚至民间也出现了景泰蓝工艺，发展可谓兴盛。

仔细打量炉身上的鎏金，显见其经过两次鎏金过程，且所用金粉并不一致；两侧的兽耳也像是后来加制上去。通过对此炉的时代风格、冶金技术、珐琅材料、掐丝工艺的仔细鉴别，结合我个人长期搞古玩收

藏积累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底蕴，在和多位文物鉴赏专家交流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此炉当是结合明清两代制造工艺的代表性作品。

它很可能制成于明早期，且初始并无底款。入清以后，由清代的宫廷造办处重新修整、改制；又因为清人误以为景泰蓝皆是景泰年制，所以又在底部挖出“大明景泰年制”的铭文来。整尊香炉的总体工艺当是明早期的风格。

自 2006 年从一位朋友处收得此香炉后，前后有多家拍卖行、多位古玩收藏爱好者前来询价，问我可否转让？但都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对这座香炉的认识还很浅薄，在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它背后的历史意义、人文底蕴之前，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轻易转让的。每当我注视着这座香炉，细细把玩时，总觉得会产生新的灵感，收获颇丰，它实在让我爱不释手。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的积累，我会越来越靠近它的本质，触摸到它“灵魂”深处的美。



在有些人看来，干了 38 年飞行员工作，如今已是资深技师、正处级干部的我似乎有些“高大上”，有些疏离，其实是有些“高看”我了。打从航校毕业后，我就开始玩起了古董收藏，且“中毒颇深”，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玩收藏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家都是见血有肉的同道中人，玩久了，心态越来越好，收藏倒仿佛成了“良药”，病都没有了。35 年的收藏生涯，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人文积淀，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古玩珍品。此件掐丝珐琅景泰蓝香炉便是其中之一。

该香炉高约 12 厘米，直径也约 12 厘米，三兽足，体形十分匀称。炉



相伴晨夕的山水情缘 ◆ 观 复

鲁勇在几年时间里，临摹了董源、巨然和元四家、四王的大量作品；又到处写生，领略大千世界的生动奇妙，从此画艺大进。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以原作尺幅临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笔墨洗炼，同样的意境简远，雄秀苍茫，便是例证。

鲁勇清楚地记得，1986 年初春，他随王老师师兄乘火车到黄山写生，开车时间在凌晨而他家远在七宝。交通不便。为此，他不顾料峭的春寒，干脆在火车站坐上一夜。到了山上，师生们一起睡统铺，天不明就带几个馒头，灌上冷开水，上山

写生了。条件虽然艰苦，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在北海、西海、玉屏楼等景点，他手不停挥，画了三天，带回 20 多件作品。“这些作品有的随手送人，有的找不到了，也有的被收藏家买去收藏，现在我手里只留下不多的几件，作为对这段经历的怀念。”鲁勇说。

鲁勇常说：“中国画有三个世界：自然世界、内心世界和笔墨世界。自然世界生动鲜活而变幻无穷，内心世界融合自然世界和画家的内心感情，这一切刚要通过笔墨世界表现出来。所以，好的作品就必然是

月河街——古城嘉兴现有保存风貌最完整、规模最大，反映江南水乡和文化特色的一条老街。去年金秋十月的一个下午，天高气爽，我在步行街一家古玩铺的角落里，惊喜地觅到了一块古色古香的太湖石。太湖石，又名窟窿石、假山石，是由石灰岩历经长时间侵蚀后形成的，形状各异，姿态万千。通灵剔透的太湖石色泽以白为多，少有青黑、黄（黄色尤为稀少）。太湖石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因产于太湖地区而得名。

这块太湖石长 52 厘米，宽 17 厘米，高 41 厘米（连座），整块石头颜色透黄。黄云，古书有云“天子气”“祥瑞之气”。它横卧而出，舒卷成云，酷似天上飘云，山中涌云了，因此我将这块石题名为《祥云峰》。它集太湖石的瘦、漏、透、皱和丑的特点，玲珑剔透。这时我每每会想起苏东坡的《赤壁赋》：“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祥云峰》初看平淡无奇，其实正是“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石”。太湖石为中国古代著名四大玩石之一，其一般体量较大，特别适宜园林庭院用石，体量小的适于室内清供的则比较少见。家中虽藏有不少石头，但唯独没有太湖石，这块石浓缩了太湖石的品质和特征，它的到来，弥补了我藏石的缺憾，实为难得，实属缘分。

奇石是天地之造化，岁月之杰作，意境深幽，内涵丰富，常常令人浮想联翩，思绪飞扬。读石又像是在读画，读水墨国画；读石更像是读雕塑，读抽象雕塑。据此赋诗一首：“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祥云峰舒展，尽显岩之秀。”

画家陈鲁勇先生赠我这幅《春光山色图》，那苍茫秀润的画面让人有一股生机勃勃的感受，观赏之际，爱不释手。不久前，我走进他的画室，观摩了他更多的作品，追踪其从艺轨迹，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陈鲁勇对绘画的爱好似乎与生俱来。他从小在农村里长大。那时的农村，家家有灶头，灶头都画着崇明各种花鸟、人物作为装饰。而五六岁的鲁勇，总会痴痴地对着灶头画出神。一次，父母带着他走亲戚，他居然拿起粉笔，在亲戚家床沿踏板上信笔涂出鸡啊牛的。周围的人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准是个画家”。幸运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鲁勇拜到了山水画大家王克文教授门下，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的天赋得到了发挥，他的画家梦也终于成了现实。